



【浮生】  
厨房小记

□高绪丽

关于厨房，我们不得不接受它是一个屋子里最能知冷知热的所在。所以，新房子装修时，从设计构图到用品的安置摆放，我在厨房花费的精力甚至比书房要多很多。

透过一扇窗户去看外面，会发现世界的美好扑面而来。刚刚过去的季节里，走进清晨的厨房，一抬眼就能透过窗户看到绿意盎然的树木，听到清脆的鸟鸣，闻到泥土清新与鲜花芬芳。一扇窗户之隔的厨房里，两三截牛尾骨在土砂锅里“咕嘟咕嘟”冒着奶白色汤汁，白皙透亮的山药被切成薄片，一小撮裙带菜一丢入汤里立刻像夏天的荷叶全部舒展开，再撒几粒红枸杞点缀，许多种鲜美的气味就一起飘浮在这间厨房里，让我对这个人间又多爱了一点。

立冬已过，依旧是清晨5点钟，对面楼上零星亮起来的几盏厨房灯光给寒意沁骨注入了些许温暖。我起身走出卧室门，打开自家的厨房灯，在暖黄灯光下开始打量堆放在菜篮子里的东西。它们是前几天才从乡下搬回来的菜蔬，有南瓜、土豆、大白菜……虽然它们的模样不及超市架子上择好又包装整齐的净菜那般精致，它们的粗糙外表上有的还沾有养育它们的泥土，但是，在这个安静的清晨，在远离家乡的城市里，它们都被暖黄的灯光镀上了一层淡淡的黄晕。南瓜可以蒸熟后做成南瓜酥饼，土豆可以和芹菜一起炒肉……

曾经，我很不理解母亲，她在灶台前烧火做饭时的样子与平时很不一样。她身材娇小，做起事来不像别人那样有蛮力，唯独在做饭这件事上，她简直像一个超人。记得那时，去地里劳作半天，回到家后，我把自己陷进椅子上根本不想起来，而她却很快端上来一桌子饭菜。我们一起坐到热气腾腾的饭菜跟前时，她又只是举着筷子，偶尔夹口饭菜送进嘴里，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我们狼吞虎咽，有时还提醒我们，要慢点吃。

后来我想，自己之所以对厨房情有独钟，或许也是遗传自母亲。孩子在外面上一天学，回到家后会背着书包第一时间冲进厨房，然后绕着灶台走上一圈，他已经把晚饭的饭菜看了个大概，但还是明知故问：“妈妈，今晚我们吃什么？”不等我回答，炒菜里香喷喷的肉丝已经被他用手指送进了嘴里。这一幕像极了我的小时候。这一刻，一个母亲与孩子的故事已经有了延续的

新版本，在不久的将来，这个故事还会以崭新的版本继续展现，我不想在一句“我们都没有来得及好好体会”的遗憾里无力感叹，我选择用文字把它记录下来。这也恰好印证了英国学者詹姆斯·伍德在《小说机杼》中写过的一句话：“文学和生活的不同在于，生活混沌地充满细节而极少引导我们去注意。但文学教会我们如何留心。”

前年，也是这个季节，我带孩子回老家住了一宿。晨起时，锅灶下面燃烧的柴草发出来的“噼里啪啦”脆响犹如天籁之音。不用添柴草的工夫，坐在一旁的母亲轻握烧火棍，望着火苗子，不知道在想些什么，就连我坐到她的身边，她也没有察觉。我出声打断她的思绪，她轻声问我：“醒了吗？”儿时，她也常常这么问我，宠溺地看着我，轻轻问：“醒了吗？”这么多年的旧时光，似乎被她一句带过，双唇微启的间隙，仿佛我还年少，她还没有变老。

大铁锅里的米粥冒着香气，我点点头，睡眼惺忪地坐到她的旁边。我们都没有说话，只是互相依偎着。那一刻安静极了。孩子们都没起床，睡了一宿的房子里面，宛如平稳的湖面，显现出热闹之前的短暂平静。

在清晨的厨房里，有时候我正往碗里舀刚刚熬好的小米粥，孩子穿着睡衣睡眼惺忪地跑进来，挽上我的胳膊，一脸不情愿地说：“刚刚喊妈妈了，妈妈为什么不答应？”我跟他解释，忙着做饭呢，才没有听到。我把他爱吃的加了番茄酱的厚蛋烧端到他跟前，他的表情缓和许多。他大口吃着早饭，还不忘跟我分享梦里的情景，早把刚才的不情愿抛到脑后。后来，我曾在他的一篇日记里看到他写的话：“待在厨房里的妈妈是一个奇怪的妈妈，她不会愤怒，不会发脾气，她对厨房里的茄子、玉米、南瓜都很有耐心。怪不得她做出来的饭菜我们都很喜欢吃，原来这就是她的小秘密。”

张小娴也曾说过：“我们都曾经渴望爱情是一场盛宴，最后想要的是一家子的寻常晚饭。”日影开始倾斜，余光在小区的上空游移，我已经站在灶台前开始着手准备一家人的晚餐。往油锅里放入小米辣，炒豆芽的时候要大火快炒出锅，可以用一把大蒜炆锅，新鲜香菜还可以扔进去一整株。知道每一种食材的特性，带着一颗慈悲心去善待自己的每分每秒，烹制一道家人喜欢吃的美食，这些远比做其他要容易许多。

(作者为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、烟台作协会员)

【世相】

## 快乐的小路

□雨娃

附近新开了一个快递自提点，我去取网购的鸡胸肉时，发现店里坐着一位梳着发髻、身穿马面裙、年纪40岁左右的女士。见我进门，她忙拄着双拐起身相迎。

她热情地自我介绍说姓路，让我唤她“小路”便可，说着又递上环保袋，帮我分装食材。告别时，她主动加我微信，并解释说：“这样的话，商品到了可以及时通知您。”

深夜睡前，我随手翻了翻她的朋友圈，发现满屏都是传统文化与现代生活的奇妙碰撞——有她身着汉服衣袂翩跹的古风造型和自拍照中展露的紧实马甲线，也有她钩织的贝雷帽和棒针毛衣等。若不是亲眼见过她挪动双拐的模样，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些竟出自一位行动不便的女子之手。

再去小路的店里自提商品，我便常和她聊上一会儿。她说，由于身体原因，她无法跑跳，所以选择跟着视频做一些力量训练。每当懈怠时，她就在微信朋友圈发张精修图。“看到评论区那些不吝夸赞的话，我立刻又元气满满了。”她边说边笑，眼睛里流转着少女般灵动的光波。

聊天中得知，小路钩织作品除了网售，还有开服装店的同学也帮忙代卖；她还与发廊合作，为顾客定制假发；最近她又在女儿就读的中学旁租下这间小店作为快递自提点，里间作居室，外间经营杂货，闲暇时飞针走线……一举三得。

一天我又去小路的店里，正逢学校放学，我见到有几个女生在给她帮忙。小路说她们是常客——因为得知学生们带午餐上学，她便主动提供加热服务。几个姑娘午间在此用餐，顺带可以帮忙看店，有时还会辅导小路的女儿做功课。

相识半年多后，听几个好事的街坊嘀咕着从未见过小路的丈夫。有一次去店里，刚好遇见有位大妈探问她的家事。小路脸上带着惯有的微笑，将钩针在发间轻蹭了两下，垂眸道：“意外罢了。”对方仍欲追问，她适时用指尖挑起正在钩织的石榴红小衫，对大妈说：“您看这喜婆婆定制的花样可还喜庆？”

待大妈离去，她摩挲着毛线团，轻叹一声：“伤心往事，不提也罢。如果我这间小店整天浸在愁云里，怕是连这些手工制品都要失了灵气的。”说这话时，她的眉眼弯弯仿佛新月，让我想起几日前她在朋友圈展示肌肉时所配发的文字：“因为下肢不便，反而练就了结实臂膀。”

阳光又乐观的小路，连双拐叩击地板发出的声响，也好像欢快的旋律。每次推开她的店门，看到她的笑脸，我都有一脚踏进了春天的感觉，与希望和温馨撞个满怀。

(作者为淄博作协会员)

【闲情】

## 想养一棵桂花

□星袁蒙沂

早晨把车停到单位院子东侧的伙房门口时，车已停得满满当当。下午下班后，等同事们的车都开走了，我才去挪车。这时一股浓浓的花香弥漫开来。我环顾一周，发现伙房门口的那些桂花开了。其中两棵颜色橙红，开得正艳，绿叶间一撮撮花朵儿，密密实实，着实惹眼。挪完车，看到伙房的孙哥正在院中的水龙头旁洗刷碗筷，走过去打招呼。

孙哥喜欢养花，他知道我家茶花养得好，而自己的总是不旺盛，跟我攀谈过。除茶花外，他和住在家属楼一楼的孟大娘家、周院长家一起，还养桂花、牡丹、茉莉、三角梅等。特别是桂花，数量最多，养在盆中，摆在伙房门口北侧，排成一长排。没开花时，那些桂花并不太醒目，就是一棵棵不太旺盛的小树。平时，我经常从那儿过，没觉得多惊艳。开花后的桂花魅力大增，花香浓郁，花的颜色也讨人喜。

孙哥指着最艳丽的那棵说，那是丹桂，是“状元红”。比之颜色稍浅的，是金桂。花朵儿白色的那棵，是银桂。那些开着浅黄色花儿的，是四季桂。孙哥指着其中一棵说：“看看这棵，这一棵上面嫁接了两种桂花，一枝金桂，一枝银桂。”边说，他还边扒拉着，指着让我分辨。孙哥介绍说，丹桂颜色艳，金桂味最香，四季桂一年开多次。

喜欢养花的人，总有话聊。孙哥带着我去孟大娘和周院长家逛了逛，又喊我去伙房里看他搬进伙房的那棵丹桂。

喜欢花，未必就能养好它。每一种花都有自己的习性，有的怕冷，有的怕热，有的怕涝，有的怕旱，有的怕酸，有的怕碱。我认识的人中，有不少喜欢养花的，也很用心，可就是养不好，养了死、死了养，一年到头折腾。

养了这么多年花，我对养啥不养啥有了自己的心得。养花，首选适合自家环境的。我家阳台上没暖气，采光却很足，夏天特别热，冬天又比较冷。不耐寒、不耐热的，不能养。选来选去，我觉得适合北方无暖气阳台的，以茶花、桂花为最佳。这两种花，一年四季常青，茶花开花时漂亮，桂花开花时则“十里飘香”。若最低温度能控制在10摄氏度以上，养几盆茉莉花，也是很不错的选择。可我家的阳台上已摆满了鲜花，再想多养一盆，已然很困难。

前段时间回了趟老家，见院中那棵嫁接的桂花开了。那棵花一开，别说院内了，就连院落周边都弥漫着浓郁的花香。在老家时，快被花香醉倒了，竟没仔细分辨品种。通过那些密实的橙红色花朵判断，那对抬粗的桂花树，大概率是丹桂，也可能是金桂。

听母亲说，我老家东侧平房后面，还嫁接活了一棵桂花，和院中那棵一个品种。平房后的那棵桂花，我有印象，以前没觉得多好，这几天被桂花的花香吸引了，突然想移到家中阳台上栽养。看到单位伙房旁边那些桂花后，要移栽那棵桂花的愿望更强烈了，一米半多高，约40厘米一层，共嫁接上4层，由低到高，分别是四季桂、银桂、金桂、丹桂，开花时色泽分层次，香气也有层次，还偏偏“鸿运当头”，多喜庆、多吉利！

母亲说，她在家时，找了个大塑料膜，围着家中那棵桂花树铺绕了一圈。树上的桂花边开边落，落下的就掉到塑料膜上。几天工夫，母亲已收集了不少，晒干后可以直接泡茶喝。

阳台上没空了，没法多栽几棵桂花，但只栽一棵，嫁接上多层，还是可以的。只栽一棵桂花，就能闻到四季桂、银桂、金桂和丹桂的不同香味，就能看到四季桂、银桂、金桂和丹桂不同颜色的花朵。即便无香、无花时，那么多层的枝叶绿油油的，也是一景！

(作者为平邑作协副主席，现供职于临沂市平邑县地方镇中心卫生院)